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
第二十六回 和平縣大有分兵 泗昌行區明度曲

卻說潤保、潤枝探得天來在和平縣度嶺，眾人是否未分，忽聞宗孔說：「有一計便知明白。」貴興問之，宗孔曰：「胡不遣人到程萬里一訪？則真偽立見，何用狐疑？」貴興乃請爵興往第六鋪訪察。爵興入至永濟堂與萬里相見，試詰天來之病。萬里暗知貴興使來，亦以微言挑之。二人各具隱情，不肯實吐。爵興回告貴興曰：「天來此去實所難明。」貴興曰：「潤保、潤枝之言，寧信其有，不可必無。」遂取出銀二百兩，命林大有帶領力士六人，飛奔至和平縣，候他度嶺，暗地施謀。林大有曰：「他由此路，我不能擒，自當束手請罪。」言罷，七人陸路而去。且說天來主僕侵早在白石村出門。是日，雨水泥泞，午後始到南雄。遙見馮二在泗昌行門外站立。馮二一見天來近前，接過行李，引祈福入房安頓。天來取出些小包，謝與馮二。馮二拜領而去。

蓋此行開，創百有餘載。是日偶然修整，尚未竣工。故此客商稀少，不甚喧嘈。行主係南海九江鄉曾姓人，喊呼他為曾三公。與南安府泗源行同事。當下接見天來，問他姓名。天來實對姓梁。改名德有。語畢，主僕入房安歇。天來囑祈福，夜來須要提防，不可熟睡。祈福點頭應諾。次早意欲起程，因見行李尚濕，天來著令祈福檢出曬曝，以待明天。

此日中秋佳節、□五芳辰，行主開筵邀客，賞玩月華。是晚，同席者四人，三公指一人告天來曰：「此位與梁兄係廣府鄉親，姓區，名明，字元榜。尊府陳林果箱大客，前往蘇州寶號區江便是。數□年來，所有貨物過出，俱在本行出入。為人老成練達，韜略過人，諸事每堪重托。請梁官人代吾致敬一觴。」天來細看此人，生得身村五短，肉暖骨清，相逢不見其耳。於是擎杯而作，叫聲：「區伯爺，今承三公之命，特來奉敬。倘寶號貨物往來，請人押運，如肯相信，當效犬馬之勞。」區明曰：「老夫虛長梁兄□有餘年，一事無成，哪堪錯愛？如此邂逅相遇，未曾領教大名。」天來答曰：「不佞名呼德有，前往江西。今日幸聆區誨，何相見之晚耶？」區明樓過此酒，一飲而盡。

天來見席間一人，器宇不凡，問其姓名、居地。其人答曰：「姓蘇名沛之，京都到來，前往貴省。」天來亦與他交飲一杯。已而杯盤狼籍，感不盡明月清風。忽聞四鄰弦管叮瑯，引動區明雅興，勃然而作，提著一個檀板，欲與天來唱和。天來推作不諳。區明再請，天來固辭。區明乃自援板而歌，放聲唱一隻「伯喈賞月」。唱畢，眾皆喝采，即傳板與天來，叫他唱「負劍西遊」。天來強從其意，唱到「鴛鴦日裡並肩以游，夜中交頸而宿，想俺蘇秦為著『功名』兩字萍蹤靡定，破傷家鄉。父母不能奉侍，妻子不能相親。可見人而不如禽鳥」，（曲本游俠愁人，歌詠反作斷腸）不覺觸動平日八命愁懷，今日離鄉告御，忽然跌下地來，昏迷不起，嚇得眾人不知所以，共扶至榻。未幾復甦，區蘇二人亦各歸房就帳。（如此中秋佳景，被他掃去。正是世土每多愁苦事，人間能得幾回歡？）天來念起：「家中有此大冤，滿城大小職員竟不能以共白，只有孔總督可以鳴冤，調往燕京而去。」再思：「張風已故，智伯又亡，知心相輔者亦復寥寥。有母在堂，家資消乏。幸得顯洪助以費用，猶且不敷。今日影隻形單，寄身客店，前程還有六千里之遙。萬一告來不准，豈不是虛走一遭？」細想貴興這個仇人，如果被他人係得好苦。咬牙切齒，不知不覺鼓牀而歎。隔房區明剛剛睡著，被他驚醒。斯時三更三點，月上東牆。須臾，區明神疲眼倦，將入南柯。復聽得牀聲一響，再吃一驚。如是者數，區明傾耳而聽。但聞天來嗟歎不已。乘夜過房，問曰：「梁兄終宵不寐，為甚緣由？」天來歎曰：「夜來種種愁懷，茫茫如海。家計艱難，不可與人共白。」區明曰：「居家子不慣離鄉，枕席間自覺無聊之歎。」天來曰：「不然。我心之憂不比他人小次，竟然痛入心腸。」言罷，再歎一聲。區明曰：「君今不過客中寂寞，便說無限淒涼。曾下記盛鄉天來？彼亦與君同姓。一家被陷，屢告冤沉，將人比己君更何如？」天來聞說失色，不覺潛潛淚墜，只得推心置腹。言：「姪輩本是天來。自念明早過山，今夜如何安枕？」區明聽得大駭。忽一人入房問曰：「汝二人竟夜多言，命我不能成寐。」天來拭淚接見。正是：

莫道夜深無別耳，
須知窗外有間人。
未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